

红树林散文作品选

韦照斌 主编



美的反弹

阮直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红树林散文作品选

许 可 等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北海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1.5 插页 16 字数 1114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407-1855-2/I·1168

盒定价:49.00 元(全八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阮直，本名刘永平。1955年生于内蒙古兴安盟。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乌兰浩特市总工会，市委宣传部工作。1988年调入《兴安日报》社副刊部，1993年调入《北海日报》社，任星期天特刊副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广西杂文学会会员，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员。

1979年起开始发表作品，在120多家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评论，一千多篇，近百万字。有90多篇作品被各种文集，选刊、文摘报选用。获全国奖作品12篇，获省级和各类征文奖一百多篇，有两篇论文获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论文三等奖。曾被《杂文报》、《海口晚报》、《重庆晚报》评为优秀通讯员。曾两次被县、市人民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到北海后连续两年被评为北海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优秀通讯员。

目 录

说影响·····	(1)
环境与人类·····	(3)
凭啥说我们不爱鸟·····	(5)
大人物的不幸与小人物的潇洒·····	(8)
都市随想 ·····	(10)
倒不下的西西弗 ·····	(13)
曹操这个人呀 ·····	(16)
矫正我们的恨 ·····	(18)
刘备的成分 ·····	(20)
考证的变种 ·····	(22)
诸葛亮栽跟头与贤人政治 ·····	(25)
女人·街与我 ·····	(27)
补的闲话 ·····	(30)
神仙的缺残与凡人的毛病 ·····	(32)
孩子长大干什么 ·····	(35)
《大哥大使用说明书》后记补·····	(37)
无奈的足球随便的侃 ·····	(39)
竞争公平说 ·····	(41)
女人咋不象女人了 ·····	(44)
把画挂在哪儿好 ·····	(47)
克莱顿大学与国际金奖 ·····	(49)

猫的优劣及其它	(51)
为狗价渐涨叫好	(53)
女性的极致	(55)
名人玩赌与凡人耍钱	(57)
专家的一篇报告和一条线	(60)
走出浮躁	(62)
名士风度与装疯卖傻	(64)
真有不怕死的吗	(67)
说南道北	(69)
在南方吃空心菜	(71)
妻子不会撒娇	(74)
康师傅方便面与立等可取	(76)
阴阳乱弹	(78)
女性的地位与逃美	(80)
是谁让斯文扫地	(83)
战胜孤独	(85)
麻袋装人参加歌手的包装与意识 ..	(88)
情绪化评判琐议	(90)
卒到底线的悲哀与喜悦	(92)
姿色是一道风景	(94)
木桶效应与人才观	(96)
小鸡戴笼头与 BP 机	(98)
拒绝与尊严	(100)
谁活得更更有劲	(102)
红城男人速写	(104)

红城女人速写·····	(106)
天边，那一抹晚霞真美·····	(108)
男人是“难人”·····	(111)
淡忘很美·····	(113)
人穷志短与穷则思变·····	(115)
谈报恩·····	(117)
不要往名人脸上贴金·····	(119)
体验人生·····	(121)
新成份意识与尊卑贵贱·····	(123)
莫怕美女·····	(126)
吃狗论道·····	(128)
人生的方程式简化·····	(130)
君子忧道的奥秘·····	(132)
名人的缺陷效应·····	(134)
人玩名牌与名牌玩人·····	(136)
绵羊领队的狮子与狮子领队的绵羊 ·····	(138)
人生如旅，人生如四季·····	(140)
替补效应与三铁意识·····	(142)
胆子大一点·····	(144)
算我倒霉论·····	(146)
讨吉利与“888”·····	(148)
哇，哦，呃·····	(150)
嫁为商人又何妨·····	(152)
拔下的牙齿是个啥？·····	(154)

街头的诱惑·····	(156)
赞带球过人·····	(158)
借的艺术·····	(160)
值得珍惜的最后·····	(162)
从女子嫁人想到的·····	(164)
到底宽容不宽容·····	(166)
神圣的悲哀·····	(168)
我是小人吗·····	(170)
东施姑娘的可爱之处·····	(172)
吃蛇的滋味·····	(174)
生活中的真与假·····	(176)
那山真比这山高·····	(178)
位无尊卑吗·····	(180)
名人断想·····	(182)
在平淡随意中享受人生·····	(184)

说“影响”

何为“影响”，不用解释也都明白。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人们总千方百计地张扬某些人的好影响，而又绞尽脑汁地掩盖某些人的坏影响。立典型、树榜样是我们用正确思想教育人、引导人的一种传统做法，有些典型、榜样也确实影响了一代人，如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好典型。但并不是树个典型便肯定能影响一大片，教育一帮人的。

比如当今各地树的一些见义勇为的典型，他们的事迹十分感人，可是这些典型并没有影响车匪路霸的增长。到底树多少典型才能把这些流氓歹徒都影响成为好人呢？我不知道人们到底是怎么去算这个帐的。

社会治安不好，并不是典型树得不多，影响力不够，而是打击不“厉”。破案率高了，发案率才会低，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虽说不是正数和负数相加，但消除坏的影响比树立好的影响更能产生良好的影响，新加坡社会治安好，并不是靠树立见义勇为者的影响来实现的。有那

么多“专职”的“见义勇为”者尽职责，别人想当个“典型”扩大一下自己影响的机会都难得。

我们多年来从正面教育入手，利用榜样的力量教育人、鼓舞人的工作做得很多，很细，但却被不少反面典型和人物的影响抵消了。例如广西某市纪委书记，此人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也该算个好典型了，可是他正面的影响力始终不大，倒是在反腐败中被上级机关查出是个大腐败时，其影响力一下子震动了这百万人口的城市。纪委书记是个腐败分子，这种坏的影响就是10个纪委书记好的影响也挽不回来。这样的纪委书记在掩盖着某些腐败分子的坏影响，你说这影响该多大？

挖出这个反面典型，人们看到了上级反腐败是动真格的了，于是群众举报，干部揭发，短短几个月挖出一伙各式各样的腐败分子，有的受贿竟在百万元以上。如果不是挖出纪委书记这个腐败，这个市的反腐败斗争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果和影响，仅仅靠一再树立好典型去影响人，教育人，廉政之风是树不起来的。在一定范围之内，坏的影响有时比好的影响更大，更快。一筐苹果有一个烂了，若不把它及早扔掉，那么这一筐好苹果也会很快烂掉。战场上如有一个逃兵，便会瓦解一群人的斗志，所以必须当场处决。只注意好的影响而忽略了坏的影响，好的影响就无力。俗话说，再好的刀口药不如不拉口子，医生再神不如压根就没病。如果我们把现实中坏的影响都消除了，不比靠好的影响去教育人更有影响吗？

《杂文报》1995年6月13日

环境与人类

现代人拼命地发展着科学技术，发展着现代化的大工业，目的当然是明确的，创造财富，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可是有些事情恰恰事与愿违，我们的工厂烟囱高了，可是天却不蓝了，我们的产品出多了，河水却不绿了，我们挖掘的矿产多了，山却不青了。空气中粉尘过浓，饮用水严重污染，并且日渐枯竭，水土流失一年比一年严重，全球性气候变暖，干旱和草原面积扩大，南极、北极上空的臭氧层变薄，世界性的自然灾害一年多于一年，这不都是我们人类在发展现代化工业，与自然争斗中而得到的负面效应吗？

我们是创造了财富，可是创造财富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人类说到底，还是为了人的本身世代代长久地生存下去并活得更舒适，更快活。我们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如果不是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前提下进行的，我看就显得多余了。如果是那样，我宁愿出门

坐着老牛拉车，悠悠哉怡然自得，也不愿坐着奔驰带着防毒面具，绝不是夸大现代工业给我们带来的厄运，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沈阳、鞍山、齐齐哈尔连麻雀都是黑色的了。人们的肺癌发病率几乎是乡村的 20 倍以上。

几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环球”节目中看到，北欧一个小村庄，因为扩建道路，要砍伐一棵老树，遭到村民的反对，最后政府出面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的结果是公路改道。这种事儿在国人的眼里简直是刁民行为，政府为了发展乡村的交通事业，砍你一棵树还不行，就是拆你的房子，砍你一片森林你也得三呼万岁才可。在洋人的眼里老树是自然的存在，公路是人的行为结果，树砍了要几百年才能长到“老”的份上，路却多花几个钱便可改道的。更何况一棵老树便是一种历史、一种人性和生存的氛围，人与树的心心相印的情怀并不比文明的现代欲望，不比出土文物和博物馆的份量逊色多少。

德国有一个叫拉温的村子，村里的水井、熬炼松油的炉灶都保留着远古的风貌，村民们在现代化的世界，仍愿意保持古老的生活方式，甚至用十分简陋、落后的木制工具乐滋滋地取水，政府为了尊重习俗，保存这片民风性的“乡村博物馆”，还颁布法令：禁止出租任何古老的房屋和用具，让它们自自然然、朴朴实实地生存下去。目的不是为了旅游，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守旧，就是想保存上几百年，让人类看看，到底哪种环境更适合人类生存与发展。我也试想一下，如果说像拉温村庄那样生存发展，地球的资源和环境可以让人类再生存 100 万

年，那么照目前这种现代文明的干法，500年不把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弄个大窟窿才怪呢。可笑的是我们竟还把杞人忧天看成笑话，看来我们的祖宗比我们聪明多了。

由于地球不是一个国家，哪个国家也不愿意落后，更不愿按远古那种模式生存，于是各国都拼命地发展大工业，拼命地挖掘地球的资源，特别是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聪明的人类啊，“聪明反被聪明误”！

《海口晚报》1995年5月23日

凭啥说我们不爱鸟

《中国林业报》曾载文：1994年10月有位名叫尼尔丁·奥勒的洋人千里迢迢从澳洲赴我神州旅游观光。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都享受了，有记者本想从他嘴里套出几句赞美之辞，可这个发“洋贱”的家伙竟说出了一句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话“你们中国人不爱鸟”。

我看到此文，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让他把吃我们的飞禽走兽都吐出来。若说我们不爱青山绿水我认了，往河里排污，乱挖乱采之恶行是有禁不止，早已屡见不鲜；

若说我族不爱公共设施，我也承认，因为在中国，大多数和公字靠上边的东西都是破损的，残缺的，如公共汽车、公共电话。这些不爱奥勒不说，偏说我们“不爱鸟”，真是“鸟话”，毫无根据。

此洋人若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便是有意往我们身上抹黑。不服气咱们打打赌，在中国的县以上的任何一座城市的公园中爱鸟者比鸟都多，围着大铁笼子欣赏鸟的就不必说了，就从那枝头悬挂的一个个鸟笼子的精美玲珑的程度便知道其主人是多么爱鸟了。我们的鸟主人若也像你们洋人那样富，保管能给鸟做个金丝笼子，即便现在我们还不富裕，可你老外睁眼看看，我们的鸟吃什么，那可是从专门的鸟市场买来的上等鸟食呀。比我们老少边区的农民碗里的饭要精贵多了。有的鸟喝的还是太空水、矿泉水呢，你们洋人爱鸟能到此程度吗？

其实洋人的爱鸟行为我在电视上、报纸上见得多了，那流落在维也纳街头、悉尼公园、白宫绿草坪上的野鸽子你们谁管了，饿得多可怜呀，都跑到游人的肩头上要吃的，若放在我们这儿，比那再多的鸟也会让它们各得其主呀。或是张三的，或是李四的，岂能让它们东飞西跑，流落四方，如那样，一旦主人馋了，想逮一个做下酒菜也名不正言不顺呀。

洋人爱鸟，爱得小气，舍不得收养，即便遇上受伤之鸟，掉巢的幼鸟，也仅仅是养好，养壮，而后放飞，不实行终生豢养，还美其名曰：“给鸟自由，”若我看是舍不得钱买鸟食吧。洋人如此待鸟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

“不爱鸟”！

洋人爱不爱鸟儿我就不说三道四了，但我们爱鸟有我们的爱法，不知道我们的文化，便不知道我们的爱法儿。我们的爱，便是占有，谁爱上谁，便想让谁成为谁的。我爱的鸟儿，不在我的笼子里呆着，而是东飞西跑，随意展翅亮喉，成何体统，我给你吃的，住的，你就得老老实实听话，即便给你点儿自由，放你出了笼子，也不可天高任鸟飞，转了几圈，再乖乖回来，这才可爱。

我们爱老婆，老婆便是笼中鸟，你就要小鸟依人一样地乖，否则便是不贞；我们爱儿子，儿子便是笼中鸟，父母之命必依，否则便是不孝；我们爱人才，人才便是我笼中鸟，我给了你房子，给了你优厚的待遇，你便为我所用、为我效力，否则便是忘恩负义。

我们的爱有时就是一种豢养意识，如孟尝君手下养了三千食客，你有撒豆成兵的大智大勇也好，你有鸡鸣狗盗的雕虫小技也罢，都得在我用得着的时候效犬马之劳才行。

爱人都如此，爱个小鸟岂能让它随随便便！

《杂文报》1995年4月4日

大人物的不幸与小人物的潇洒

抛开那些三皇五帝，阔佬权贵不论，名人、伟人之类的大人物仍是令小人物向往的。大人物的辉煌连岁月也无法将它掩盖，大人物即便想躲进历史的杳冥清闲一会也会被后人挖出来，用以证明什么，或批判什么，反正让你永远在人类的舞台上亮相。

后人对大人物的尊崇使得活着的人都不甘寂寞，用追求，奋斗来实现成为大人物的欲望，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人嘛，都往高处走。

可是大人物的不幸，大人物的痛苦我们又知道多少？尼采沦落天涯最后成了疯子，毛姆、海涅终身被爱情折磨，卢梭虽青年时代便已负盛名，可他12岁为仆，16岁开始流浪，以致后来的被侮辱，攻击，通缉却无人同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被众人异口同声谩骂的孤独者”。柳宗元被贬到湖南永州的10年日子过得孤寂荒凉，亲朋好友疏远了他，地方官吏监视着他，他一度蓬头垢面，失

魂落魄，只好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10年后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欣喜若狂，哪知朝廷并不重用他，而是又贬他到更遥远，荒凉的柳州，在柳州仅活4年，便告别了人间，年仅47岁。

苏东坡就更惨了，他一生的悲剧和不幸恰恰是因为他成了大人物的时间太超前了，知名度太大了，让一些皇帝身边的小人给算计了，一生颠沛流离，无处申辩，甚至连仇人是谁也不知道。其实哪个大人物的背后都有一部不幸的历史，只不过长点，短点罢了。那么小人物自然少了这些麻烦了，小人物虽说有时为柴米油盐而发愁，但心灵，思想上承受的伤害毕竟没有大人物那么多，那么重。小人物不招谁，惹谁，不争名争利，自然是小草不招风了，即便有那么一点麻烦，小人物用自嘲，自笑，自我糟贱一番也都化解了。比如刘姥姥家境贫寒，日子难过下去，想到了大观园，借着往日的一点缘分，去那装疯卖傻一番，给小姐、少爷们解解闷子，逗他个几十两银子，三年两年可以生活了，再次之还可沿街乞讨，混入丐帮，也无人耻笑。这样的事儿苏东坡、柳宗元就不能干了，只好承受着宁折不弯的人生了。捷克的好兵帅克，永远成不了元帅，可他的那份潇洒、随意也够痛快了，活到那份上的士兵我看比成为元帅更让人尊重。

大人物的不幸和痛苦一般都是大人物给造成的，大人物若卑鄙了比小人物的卑鄙更凶险，大人物中的“小人”是人类社会的败类，小人物中的“小人”仅是一伙人中的一个坏蛋。如果小人物能转动自己手中的魔方，小人物或许高大些，如大人物不是总盯着自己的影子，大人物或许潇洒些，人类社会或许更像样些。

《重庆日报》1995年2月19日